

祝勇 著

非典型面孔

这是一部关于文化名人的印象记。作者在与这些名人或多或少，或浅或深，甚至只是一些短暂的巧合机缘的交往中，以一颗敏锐、好奇的心感受这些为他崇敬、喜爱的人。这些人多是声名显赫的学者、文化名人，他们曾在某一个时代，以各自的方式生活过。他们的活法，也许无法被复制，但通过作者的笔，为他们立此存照，让更多的人了解，世界上曾有一群这样有意思的人，过着有意思的生活，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。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非典型面孔

祝勇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典型面孔/祝勇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10.12

ISBN 978-7-108-03477-9

I. ①非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人物—生平事迹—
中国 IV. ①K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86246 号

责任编辑 张 荷

封扉设计 蔡立国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25

字 数 110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25.00 元

自序

这本书，汇集了我十多年间写过的人物印象记。晚的，是近一二年的；早的，有1997年的。不同只在于，眼下的这些文章是闲笔，而早年，则是当正经文章写的，如同一个初学画者，执著于人像素描。那时年轻，对文坛好奇，对人物，就格外关注。不像现在，见得人多了，好奇心反而少了，更在乎纸页上的学问，不再关心那只下蛋的鸡。殊不知人是学问的载体，季羨林没了，他那一肚子古怪的吐火罗语就没了踪影；更何况身边这一圈人，老中青都算上，个个好玩，认真观察他们，立此存照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。至少让人知道，在某一个时代，有某一些人，曾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活过——他们的活法，或许无法被复制，所以，我才将此书命名为《非典型面孔》。写法上，不求正襟危坐，但求率性而为。我把每篇文章，都当作不经意间从他们身上偷取的一根毫毛。

掀开书页，所有人的情意都在心间。

2009年7月22日日蚀之日

目 录

自 序	1
柏克莱的张爱玲	1
一个小老头，名字叫张仃	19
冯亦代、黄宗英：地不老，天不荒	32
古椿书屋	39
黄永玉：玉氏山房	53
黄永厚：冰炭同炉	63
马若孟：悲悯之始	75
符家钦：楼中望月	96
高莽：作家的画梦	109
刘绍棠：一蓑烟雨任平生	125
郑元绪：不倒的草叶	134

遥远的北岛	147
李书磊：宦游与漫游	160
周实：命运的深味	173
李如波：留得文章故人知	180

柏克莱的张爱玲

一

在柏克莱大学，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。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。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，在人群中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。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·勃朗特。有一次，我和威廉(William Schaefer)坐在安德鲁(Andrew Jones)的车上，饥肠辘辘，在黄昏的车流中，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。我们谈起张爱玲。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，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，她就跟她一样。一个平常的老太太，毫不引人注意。

其次，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，刻意地躲开人群。据她的助手、学者陈少聪介绍，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，等大家都下班了，她仍留在那里。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，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。“她经常目不斜视，有时面朝着墙壁，有时朝

地板。只闻窸窣窸窣一阵脚步声，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。”

(陈少聪：《与张爱玲擦肩而过》，《有一道河，从中间流过》，第203页，九歌出版社，台北，2006年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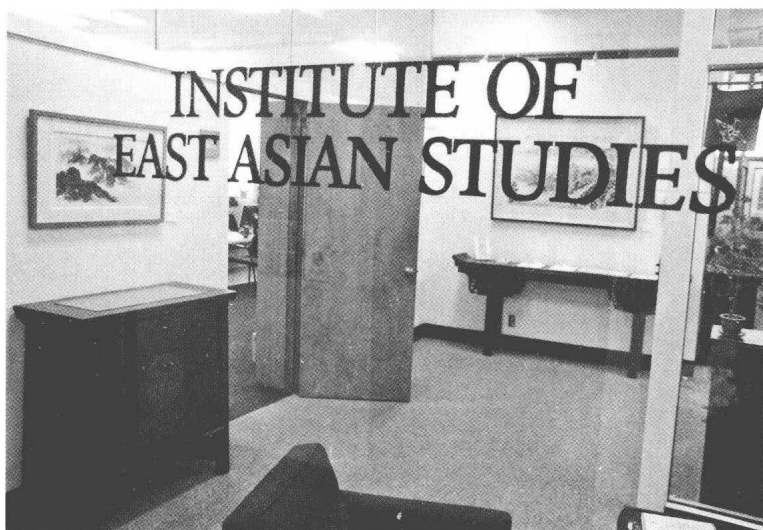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的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，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。我在柏克莱 Down town（下城）找到她当时待过的办公楼，是一座十几层的巧克力大厦，就在 Bart 车站边上，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。据安德鲁的介绍，它的显赫地位至少已经维持了二十年。我向陈少聪询问了张爱玲当年办公室的位置。中国中心早已搬到富尔顿街 2223 号（2223 Fulton Street），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。人们进进出出，点钞机决定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。一切迹象显示，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。

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，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。外间是助手的，张爱玲在里间。所以，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，她们互相微笑一下，或者点头致意，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，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。后来，她们连此也嫌麻烦。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，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。

“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，不去骚扰她的清静，但是，身为她的助理，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待。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，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，眯眼看着我，却又不像看见我，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。她不说话；



柏克莱大学校园



富尔顿街 2223 号，柏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内景

我只好自说自话。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，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，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，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。”（同上，第204页）

二

1952年，感到前途渺茫的张爱玲离开上海，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，准备从此进入香港。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。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，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、警岗把守。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，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。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，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。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，心态悠闲。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，走到张爱玲身边，说：“这些人！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，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。”张爱玲转头看他，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，满脸孩子气。人们客气地笑了笑，包括张爱玲在内，没人采纳他的建议。她紧紧贴在栅栏上，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。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。（据司马新：《张爱玲与赖雅》，第68页，大地出版社，台北，1996年版）那条看不见的边界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。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，在她身后，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。



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，我的办公室门口，门牌上有我的名字



张爱玲在旧金山寓所

三

如同默片里的人物，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。即使在办公室，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。她把自己视作一件珍宝，秘不示人。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，连电话都很少打。陈少聪说，每过几个星期，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，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，放在她的桌上，上面加小字条。“为了体恤她的心意，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：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，我便索性避开一下，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，直到确定

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，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。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”。“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，我绝不进去打搅她。结果，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。在我们‘共事’将近一年的日子里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。”

《陈少聪：《与张爱玲擦肩而过》。

《有一道河，从中间流过》，第205、204页，九歌出版社，台北，2006年版）

对于柏克莱来说，张爱玲既存在，又不存在。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。2006年秋天，在柏克莱，我可以找到她，又找不到她。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，完成她的研究工作，并撰写了论文。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。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，并得到印证。1971年，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，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，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。但她只待了几分钟，就匆匆离去了。对于很多人而言，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，而不是身体。

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。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，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，张爱玲不见，胡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。他已经很幸运了，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。近三十年后，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，张爱玲坚持不开门，后来几次打电话，张都

不接，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，而字条，也终于没有来。

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，是他介绍张爱玲到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。庄先生 1966 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，自 1969 年张爱玲迁居加州，至她辞世的二十多年间，举凡工作、搬家等重要事宜，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。即使如此，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。2006 年 11 月，林文月先生在加州奥克兰她的山中别墅内，把庄信正刚刚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上选发的这些书信拿给我看。分别以《清如水、明如镜的秋天》和《张爱玲与加大“中国研究中心”》为题，在 2006 年 9 月 4、5 日，以及 10 月 6 日《中国时报》上发表。每次几乎发表一个整版，除原信外，还配有庄先生的笺注。同时还配发了这批信的手稿照片。据庄先生透露，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（onionskin），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，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。或许应该庆幸张爱玲的癖好，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，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，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。

四

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，并且因此而上瘾。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的居所的人，他对她生存

环境的描写如下：“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，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，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。”（水晶：《蚌——夜访张爱玲》，《替张爱玲补妆》，第14页，山东画报出版社，济南，2004年版）“张女士的起居室内，有餐桌和椅子，还有像是照相用的‘强光’灯泡，惟独缺少一张书桌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，实在不可思议。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？她回说这样方便些，有了书桌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，写不出东西来！……不过，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‘夜壶箱’，西洋称之为‘night table’的小桌子，立在床头。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，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《怨女》。”（水晶：《夜访张爱玲补遗》，同上书，第25页）给我印象极深的是“雪洞”的比喻，有一种尖锐的肃杀感。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，在杜伦特街（Durrant Avenue）上，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，望一眼她的窗。我没有前去叩门。窗亮着，但她不在。

“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。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，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，亦不见得很值钱，但竟是无价，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。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。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，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，越显得脸儿像月亮。三国时东京最繁华，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，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。”（胡兰成：《民国女子》，

《张爱玲说》，第122页，文汇出版社，上海，2003年版）

是胡兰成四十多年前的话，（1958年12月，定居日本的胡兰成在月刊新闻社出版《今生今世》）像是说另一个人，也叫张爱玲。前世今生。前世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，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，不能是香港或者广州，当然，更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无关。张爱玲自己也说：“我不想出洋留学，住处我是喜欢上海。”（同上，第136页）在《公寓生活记趣》里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：“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。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，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，养蜂种菜，享点清福。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，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！”（张爱玲：《公寓生活记趣》，《张爱玲特语》，第53

页，岳麓书社，1999年版）

五

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。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，“墙壁上一点斜阳，如梦如幻，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”。（胡兰成：《民国女子》，《张爱玲说》，第144页，文汇出版社，上海，2003年版）1944年，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，婚书上写：“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，结为夫妇，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”有点像决心书，对纷乱在世道，同仇敌忾。这并不容易，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

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张爱玲却有“对人生的坚执”，（同上，第137页）说：“那时你变姓名，可叫张牵，又或叫张招，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。”（同上，第144页）

后来胡兰成“飞”到温州躲起来，并迅速另觅新欢。张爱玲来了，“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，想你就在那里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”。（同上，第149页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。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，但她却从不具备实践经验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。第二天，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。数日后，胡兰成接到张从上海的来信：“那天船将开时，你回岸上去了，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，对着滔滔黄浪，伫立涕泣久之。”（同上，第154页）

六

“张爱玲来美国时一名不闻。全美国没人知道她。”我对安德鲁说。坐在汽车后座上的威廉插嘴：“我们同张爱玲一样。”我疑惑地看他。他说：“首先，因为我们在美国；第二，全美国没人知道我们。”我们大笑。

1955年秋天，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，乘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（President Cleveland），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。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。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。凭借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提供食

宿，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。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候进行写作，以换取稿费。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，不过对此，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：“人生是残酷的。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，怯怯的愿望，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。”在此，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、潦倒诗人赖雅 (Ferdinand Reyher, 1891—1967)。他们结婚，有了一个家，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。至少从表面上看，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，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。他们的差距一目了然：张爱玲三十六岁，赖雅已六十五岁；张爱玲理财精明，赖雅花钱如流水（他曾经资助过著名的布莱希特）；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，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；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：都没有固定收入。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、窗帘都成了奢望，但他们却始终相依为命，一直持续到1969年赖雅去世。赖雅瘫痪在床时，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。此时，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。

她可能已忘记，就在十多年前，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：“西洋人有一种阻隔，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，真是隔得叫人难受。”（胡兰成：《民国女子》，《张爱玲说》，第131

页，文汇出版社，上海，2003年版）

赖雅死后，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，那一年，她已